



宋安群 译

七彩婚床

安徽文艺出版社

ANHUI WENYI CHU BANSHE

44.57
SAQ

七彩婚床



七彩婚床

宋安群 译

责任编辑:林敏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25

字数:170,000

版次: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466-8/I·1359

定价:8.3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序

宋安群

人生仪礼最绚丽的一幕

西方有一个奇妙的神话故事。那个故事说，从前，人类的本质与现在的大相径庭，那时人的体形是圆的，犹如封闭的球体，有四只手、四条腿、两个生殖器，构成了一个想象所不能企及的最完美的整体。由于这个人体太美丽、太强大，又太胆大妄为，终于冒犯了本来就深怀嫉妒的众神。于是，众神忍无可忍，将这个人体从中间劈成对等的两个部分。从此，这两半开始了各自绝望地寻找失去的另一半的历程，渴求重新联成一体，再度寓二于一。

神话归神话。毋庸置疑的是，人类的这两半，一男一女，经过永恒的企求，终得通过婚姻结合在一起的那天，无论在什么国

家、什么民族、什么宗教社会，世人都视之为人生一大盛事，与之相伴生的婚礼，通常都以绚丽多彩的仪式、丰盛华美的酒宴来“百辆御之”、“琴瑟鼓之”、“钟鼓乐之”，为此，各民族都几乎使尽了浑身的解数，比庆贺一个盛大的节日犹过之而无不及。各民族、各地区风格迥异的婚姻礼俗也由此绽放出各种艳丽炫目的奇花异葩。在人生最重要的三大仪礼（诞生、婚娶、死亡）中，婚姻仪礼是最为繁缛冗细、最为壮丽辉煌的。可以说，婚仪是一种最习见的社会事象，同时又是传承最悠久、形制最完备、色彩最丰富，比诞生热烈、比葬礼庄重的人生仪礼。

“举行一次婚礼是一个欢乐热闹的机会。若干里方圆之内，亲戚朋友成群结队而来，不相干的外人和素昧平生的人，只要去道喜，就一同坐席。乡下人，这长于计算、寡于言谈，刻苦耐劳的生物，一办喜事就好像改变了平日的习性，憋了多少年好容易痛快一下，就拚命地大吃大喝，大玩大乐起来。接连若干天，唱歌、吃喝、逗乐、跳舞，闹得天翻地覆”，“民间结婚礼俗是混杂着歌唱和哭泣，舞蹈和宴会，悲叹，趣剧以及强暴举动的一出戏剧的各场各幕”……拉法格的这段文字，几乎可以看作是世界各国、各地、各民族婚礼的总体的写照。在一种异常欢快、热烈的气氛中，最富浪漫色彩、最令人为之动情的婚礼帷幕徐徐拉开，一桩置

于法律制度和宗教制度监督之下的男女关系——婚姻，郑重地向世人公布，一对男女的浪漫希冀、性爱欲望和实际需求奇异地结合。男男女女们就这样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祝福，从此结成了长久的人生伴侣，组成一个个最基本的社会细胞——家庭，携手踏上漫长的人生旅程，相互追求两性的互补和人格的实现与完善，其中包括履行人类再生产的神圣职责。这样的日子，不闹腾得个天旋地转、如痴如狂，是不足以宣泄人们的激奋之情的。人类的婚媾与动物的交配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其一大分野，盖在于有无精神的契合。

本书译介的这些婚仪歌谣，是以夫权制为中心的这个婚姻阶段的产物。那是个世系演变方式振荡不定，而女子出嫁进入夫家的模式依然处于恒常的时代。除了世俗社会男尊女卑的陋俗要求女子的驯顺之外，俄国宗教社会当时流行的神秘主义，更给她们添加了一重沉重的精神锁镣。如同任何宗教仪式在祭坛上都必须摆上奉祭的牺牲一样，当时婚礼仪式奉祭的牺牲自然是新娘。即便如此，我们在这些俄罗斯婚俗歌谣中仍然可以看到，新娘们在隐怀着悠悠绵长的哀愁、感伤、惶惑的同时，毕竟大胆地朝前走去，向尚不可测知的命运挑战，去执著地履行一个女性的人生职责。这是何等昂扬的、与宗教神秘主义无缘的、直面人

生的世俗精神！这里也正体现了俄罗斯女性倔强奋进的人性一个层面。与此相对应的是，虽然社会赋予了俄罗斯男子为家庭主宰的至尊权力，但他们仍然本着俄罗斯的道德准则和美学观念，在歌谣中，倾尽热情，率直、热烈地表达了对女性的慕恋和尊重，透露出平日里不轻易流露的心底里的丝丝缕缕男子的柔情。也许婚礼歌谣的赞颂与日后生活的实际两相背离，这些慕恋、尊重、柔情将在婚后日渐消逝，但这些歌谣毕竟体现了男子们热情外的理智以及对自己的另一半女性的肯定，对与一个女性结成长久的两性关系（即对婚姻）的神圣承诺，当都属于一种可贵的善良的世俗人情的表露。或许正如俄裔的一位哲学家H·贝加耶夫所说，俄罗斯的宗教比西方基督教“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兄弟之情、更多的仁慈、更真的谦卑和更少的权欲。”从书中这160首情歌、风俗歌、礼仪歌、喜歌、戏谑歌在内的婚俗歌谣看来，那时的俄罗斯的男男女女的结合，虽然毫无例外地进教堂行过仪式，但实际上似乎并不企求与神或超自然界的力量直接交往去获取什么“启示”和“领悟”，而是极其巧妙地既与教会的宗旨背离，又令教会宽容地把精神的变成物质的、把神的变成人的、把无限的变为有限的，去宣泄、赞颂现实的、人生的世俗欢愉和入世需求，因之才喷涌出如此汪洋恣肆、摇曳多姿、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人情

味、乡土味十足的、充分展现了俄罗斯民族文明、智慧以及幽默风貌的一系列婚俗歌谣来。显然，这些歌谣的价值，已经不仅仅囿于民俗学或文学、艺术的范畴，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富于哲学、历史的意蕴了。

展读这部书，你会犹如啜饮清泉甘露蜜汁醇酒，获得与欣赏列宾、苏里柯夫的俄罗斯社会风俗画所感受到的同样深沉的陶醉。不是吗，这些形制完备、丰富多采的婚俗歌谣，在俄罗斯的天穹画出了一道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炫目的彩虹，给这片大地铺上了紫蓝青绿黄橙赤彩色的华美锦缎，使这里处处飞花，香气四溢，就连在空气中飘逸的乐曲都染上了五光十色的彩斑，饱蕴着馥郁的芬芳……这一切一切，为的是热烈庆贺人类的一半与另一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成寓二于一的神妙关系，为他们铺好了一张硕大无朋、无与伦比的美丽的七彩婚床！呵，好一幕最壮观的、有声有色的人生仪礼，在伟大的俄罗斯，曾经那么神圣地、隆重地展演过！

1990年4月

〔附记〕本书译自苏联国家文艺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1984年出版的《俄罗斯民歌》。按赤橙黄绿青蓝紫分辑以及把书名定为《七彩婚床》，系译者的妄为。译者确实才疏学浅，真诚期望得到专家及读者的指正。

原

序

赤橙黄绿青蓝紫

婚俗仪式是俄罗斯日常生活中最为丰富多采、最富有艺术情趣的仪式。它犹如一部充满了戏剧性动作的多幕剧。每一次婚礼活动，通常都要持续两三天以上，时间最长的要超过一个星期。婚礼常由许多带有民间习俗形式的仪式组成，充满了戏剧色彩的歌舞场面。因此，当我们谈及婚仪的时候，谈的就不仅仅是一种仪式，而是涉及到众多的礼仪了。

在这里我们谨向读者介绍一些俄罗斯婚仪歌谣。如同所有的婚俗仪式一样，这些婚俗歌谣的艺术焦点和中心主题是新娘，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守旧落后的乡村环境里，新娘从少女过度成为妇人，常常显得是那么的仓猝，这使她

* 原书没有标明撰稿者，标题为译者所加。

们不得不面临着一种意味深长的不可测知的命运，也许这种命运还会导致她们陷入不幸的悲剧之中呢。

婚俗歌谣是表达社会赞许、承认婚姻的一种方式。新郎的到来、与女友的离别、告辞家人等等正在进行的活动，都以一种隐喻的形式在歌谣中得到体现。并且，更深一层的意义是，这些歌谣中还饱含着令人感动的对新娘及其命运的怜悯和共鸣。它们揭示了正在进行的婚礼的不可避免性，表明少女们的这一历程是自然的，合乎天性的，当然，也表明了新娘尚需面对在丈夫家庭里所将受到的屈辱，因而同时也倾诉了新娘内心的不安。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些歌谣中蕴涵的如此复杂、奇特的情绪产生的原因，也许，回述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甚有裨益的。在父权制占着统治地位的乡间，打老婆被认为是丈夫的权利，丈夫应该用拳头教训老婆。要是哪个男人很少对老婆动武，反而被认为他一定是对老婆缺乏恩爱。但是，即使就在那时，俄罗斯民歌中，却没有一首是颂扬打老婆的行为为天经地义的。不用说，这许多反映家庭生活、日常习俗、爱情生活的歌谣，大多数出自妇女们所创制，它们在歌谣中占了很大比重。但情况还不尽然如此。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许多男人们编制的歌谣中，例如哥萨克歌谣、士兵歌谣、纤夫歌谣、马车夫歌谣等等，也都没有见到诸如赞许打老婆行为、侮辱妇女的尊严、把妇女的人格贬损为低男子一等的现象。这个问题，只能这样来解释：这些其中包括有各种礼仪，特别是婚仪的歌

谣，它们并非原始的、愚昧的实际生活的描述，换句话说，并非是对民间生活作自然主义的反映。这些歌谣，是人们按照自己的美学观念和道德准则所创制出来的，构成了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在这个精神世界里，姑娘们常常如同白天鹅和白桦树般的美丽温柔，小伙子则如同雄鹰般的矫健。男子之所以去攫掠他的未婚妻，那是因为他太爱她所致。这种表达爱情的方式，不能认为是超越了现实或过于理想化。婚礼歌谣的创制，当能表现出喜庆般的、充满了渴求的激情，它有助于人们把日常生活中荒唐的行为抛诸脑后，给青年人的未来赐予幸福的预言。这一预言，将会促使年轻一代过得更加幸福。此外，在这同时，这些歌谣也不可避免地给新娘带来对未知的前程的困惑，对初进新家时心理的惶惑，对身份变动所产生的情绪波动，它还宣告，新娘已经结束了家中闺秀的生涯，从此成了别人家里的媳妇，丈夫房中的妻室。

倘若我们运用上述的介绍作为阅读的钥匙，去开启这些歌谣的门锁，那么，我们很容易地就能领略到这些歌谣真正的美学价值及其高雅的品格，明悉这类歌谣千百年来始终充满生机并传颂至今的奥秘所在。

婚俗歌谣是一部恢弘的卷帙浩繁的大成，它囊括了许多内容丰富的日常生活的礼仪歌谣。这些歌谣，分别着眼于新娘、新郎、一对新人、伴娘、亲朋好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不同阶段的礼俗。其中我们可以见识到隐喻歌谣、叙述习俗的歌谣、预示时代变迁的歌谣、抒发欢乐和忧伤的歌谣以及分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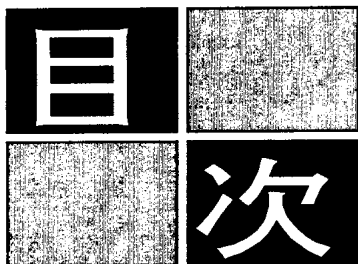
以新娘、姑娘们、伴娘们口气吟唱的歌谣。在婚仪进行的日子
里，绝大多数的歌谣都是由姑娘们唱的，因此，说依仗着姑娘
们的歌唱，礼仪才能得到发展、充实、丰富，这种说法是毫不夸
张的。唯如此，人们才用大包大包的蜜糖饼干和大把大把的糖
果、硬币欢迎女歌手的到来。

与斯拉夫其它民族的婚俗不同的是，俄罗斯的婚礼仪式
上，不但规定少女以新娘的名义唱歌，而且规定新娘自己也要
动口使场面活跃起来。从许嫁仪式到新郎进屋、就餐，通常都
要唱送别曲。这是一种类似歌剧宣叙调形式的特殊的诗体。这
种特殊的诗章，可以分为婚庆歌和哭嫁歌两种，它们都兼具有
各自固有的独特的功用。大多数的婚俗歌谣都是按照各个阶
段的婚仪来采集归类起来的。与一般歌谣相比起来，婚俗歌谣
毕竟多少跟这样或那样的婚姻仪式相关联；有着相当数量的
这类歌谣，即使不是全部，也是部分地按照当地的音律来创
制，与爱情、离别、婚嫁等主题直接相联系。除了上述的歌谣，
在婚礼前后的日子里平常所唱的歌谣，虽直接或间接地和婚
事有关，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都不能称之为婚仪歌谣
了。

许多作家、作曲家都把婚俗歌谣用于自己的创作中去。例
如广为人们所熟知的 Н·А·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歌剧
《萨旦王的故事》、П·И·柴可夫斯基的歌剧《禁卫军》、А·
С·阿林斯基的《伏尔加河之梦》以及 М·А·巴拉基列夫的
歌曲、С·М·利亚普诺夫的《俄罗斯主题序曲》，还有许多作

曲家的作品，都运用了婚俗歌谣作为素材。

对于俄罗斯婚俗歌谣，我们不想再赘述了，况且各地还有那么多此类歌谣的变体，实在难以言尽。本书中每一辑歌谣多少都跟特定的过程、特定的仪式相联系，因而，每一辑前面的简短的说明文字，对于更好地了解这些歌谣并不是多余的。



译序：人生仪礼最绚丽的一幕 (1)

原序：赤橙黄绿青蓝紫 (1)

红色的晨雾

——说媒、求亲 (1)

橙色的朝阳

——相亲、订亲、婚前一周 (25)

黄色的星光

——告别女友晚会 (73)

绿色的喧响

——婚日之晨 (103)

青色的流泉

——送亲、迎亲车队 (117)

蓝色的热风

——新郎家的喜筵、新婚次日 (153)

紫色的花束

——喜歌和戏谑歌 (189)

红 色的晨雾

——说媒、求亲



求亲一般都是男方到女方家去，由男方家中已过中年的男性亲戚出面说项。在一些俄罗斯人移居到它乡的地区，在一些城镇里，通常由女性的亲戚去求亲。媒人们扎着对角折叠的披肩，穿上崭新的、干净的衣服，一般都是在傍晚时走进村子。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严格地遵照规定的习俗进行。按照通常的习惯，他们应该一进门就要先划十字为主人祝福，然后向主人问好。媒人提亲的语言应该是拐弯抹角的，说些语义双关的暗示和传统的隐喻。把媒人请到桌边给予款待，也有独特的隐喻。允准媒人的求婚，亦有暗示性的动作。

姑娘出来见媒人的时候，则意味着，从这时开始，她就是个许了人的姑娘了。不过，以后还得经过击掌定亲的仪式和法律的确认。这时，姑娘们唱起歌来，其中包括唱未婚妻的哭嫁歌。